

马道口的回响

□朝颜

二

丰垌村梁在桂家中，至今珍藏着一只绿色的铁皮箱。铁皮箱虽显陈旧，却完好无损——它是当年中共领导人陈潭秋在长征出发前留给梁在桂养母杨桂梯的。箱子漆面剥落，锁扣锈迹斑斑，边角也有不少磕碰的痕迹，却被梁家三代人视为传家宝。它见证了一段值得永久纪念的军民鱼水情。

1934年夏天，红军战略转移在即。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实行经济封锁，物资极度紧张，时任中央粮食人民委员部部长的陈潭秋身负重任，一边筹粮，一边“扩红”。酷热中，他积劳成疾，倒在了丰垌村村民梁大爷家。梁家奶奶杨桂梯是县委妇联主任，纯朴善良，有着一副热心肠。她立即为陈潭秋刮痧祛湿，将他留在家中养病，采来草药煎汤给他服用，照顾他的饮食起居，直到病情好转。就这样，杨桂梯用客人最朴素的土法子，把陈潭秋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。

病榻上，陈潭秋仍惦记着征粮和“扩红”，挣扎着爬起来工作。他为革命鞠躬尽瘁的赤诚，让梁家人深深感动。他们暗暗发誓，坚决支持红军和革命事业。当时，梁家9口人，就有7人报名参加红军。后来，杨桂梯的大儿子梁士何在长征路上壮烈牺牲；年仅16岁的小儿子梁学祥扛起梭镖，扮作讨饭娃去干都侦察地形，不幸大腿中弹，只得回乡养伤。未能走完长征，成为梁学祥一生的憾事。

长征出发前，陈潭秋将一只绿色的铁皮箱赠给梁家作纪念。杨桂梯临终前传给梁学祥，梁学祥再传给梁在桂。箱子里曾经装过文件、粮票，后来又装进了梁士何的烈士证书……七十多岁的梁在桂像呵护一件珍宝一样，轻轻地合上铁皮箱，抚摸着它，满是

骄傲：“将来，我还要把它传给下一代。”铁皮会锈，但这焐了90多年的真情与温度，还会延续下去。

1934年10月10日，红军队伍抬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印刷机、发电机、文件箱，怀揣着苏区人民送来的鸡蛋、干粮、草鞋，踏上了漫漫征途。那时候，丰垌村的村民们不会想到，他们亲手送出去的150多名子弟，大多数没能回来，其中留下姓名的烈士就有76位。

三

在丰垌村村委的小广场上，一座醒目的雕塑映入眼帘，上面镌刻着“红色粮仓 支援万里”8个大字。村民要铭记的，不仅是90多年前的捐粮故事，还有那份家国情怀。丰垌村人的热爱与支持，伴随着红军千里万里的征途，最终迎来了胜利的黎明。硝烟远去，长征的精神早已融进丰垌村的血脉，成为世代相传的底色。

这底色，支撑着丰垌村人从艰难的岁月中走向今天的富足。盛夏的丰垌村，田园绿意葱茏，连片的白莲、香芋、大棚蔬果基地生机盎然，几百名村民在田间忙碌，双手捧着看得见的收成。随着红色旅游、乡村体验游的兴起，村民们纷纷投身特色餐饮、乡村民宿、红色培训、农场体验等行业，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愿望。如今，丰垌村人均年纯收入达2万余元，生活蒸蒸日上。从丰垌村向东行30公里，新建的赣州瑞金机场上，每天都有飞机呼啸着刺破长空——那情形，像极了当年的出征，将这片红色的土地与远方和未来紧紧连在一起。

马道口的故事，依然在丰垌村传讲，在更多人的心中回响。人们深知，延续记忆的方式，不是固守，而是前行，是生长，是用充满希望的现实图景告慰先人——奋斗的路上，长征精神依然在人间闪闪发光。



平湖远棹

张永生 摄

榕荫深深

□丁瑞来

有文史学者闲谈时提及，贡江岸边、赣县梅林村的六十六棵百年古榕树各有不同传说，若整理成书出版，供机构及图书馆收藏，比散见报刊的文字更有价值。我听后深以为然，但因才疏学浅，只能以淡墨记录这些古榕树的零散故事。

四十年前，大学植物学老师讲，榕树在中国以福建、江西分布最广，江西境内赣州最为著名，当地有“榕不过吉”的说法——吉安以北冬季气温0℃以下的地区，难见榕树踪影。当时我年少，只觉榕树背后藏着神秘的地理分界。近来才得知福州雅号“榕城”，赣州市树也是榕树，两座城市都以榕树为荣，足见这树在两座城市人心中的分量。

十来岁时，我常常沿着公路和乡间小道，步行二十里路，在赣州西津路的骑楼下摆卖鸡蛋、红辣椒，或是去电影院看电影，到公园看老虎、猴子和鳄鱼。水西街、西河浮桥是我进城的必经之路。第一次路过水西街，看见那些像擎天巨伞的榕树，忍不住“哇”地叫出声：好大的树呀！比家乡古庙旁那棵两人合抱的古枫树，还要大许多。

那时候，走累了，口干了，便坐在虬龙般的根上歇脚，喝一分钱的凉茶，久久不愿起身。若逢大雨，斗笠遮不住斜飘的雨丝，就在榕树底下躲雨。有时，能看见村妇和少女们，在树荫下的麻条石上躬身浆洗衣服。少年不识愁滋味，看雨水打在江面上，溅起细碎的水花，又倏然零落，心里竟生出莫名的安宁。

后来，我常在大榕树下来来往往。遇见赣县城区杨仙大道路中间的两棵古榕，不由暗自琢磨：古榕当街，人车绕行，原是城里一道温情的景致！赣州老城区的东阳山路口、南京路和西桥路中央，都挺立着古榕树。它们像沉默的哨兵站在路中央，带着天然的威严，也带着长者的叮咛，静静注视着南来北往的车与人。车辆行至此处，都自觉放慢速度，行人也会驻足片刻，仿佛回一个致敬礼，再小心地从树的两侧绕过去。

“榕”字，最早收录于南朝梁顾野王所著《玉篇·木部》，距今一千四百多年。榕树偏爱赣州疏松肥美的酸性红土，根系深深扎入土中，尽情吮吸章江贡水的滋养。它的气生根幼时细软如丝，向下垂悬，一旦触地便扎下新根，渐渐长成粗壮的树干，终是独木成林。一缕缕仍垂在空中的气根，在风里轻轻摇曳，像老者唇边银白的胡须，苍劲中透着悠然。待到枝繁叶茂，便再也不肯离开，向这片土地诉说悠悠岁月。

我也见过一些古榕身上挂着“吊瓶”。问园林师傅，他说古榕也会生病、衰老，也有虫子咬它；汽车尾气、水泥路面、雨后积水，都叫它难受。就像人上了年纪，需要儿女照看一样，这些古榕树也需要人的悉心照料。我们既然深爱这些古榕，便该好好待它，给它防虫治病、疏通积水，容它在这熙熙攘攘的尘世里，依然能够从从容地呼吸。

于是我想，梅林村那六十六棵百年古榕，风姿万千地伫立在贡江边上，它们大气包容，足可容纳数十乃至上百人——这风景，多美啊。旧时夏天，有人在层叠的绿荫下摆茶摊，过路的脚夫、赶集的农人，都爱在此歇脚、喝茶、闲谈；逢年过节，村里人聚在树下祈福，红绸系在低垂的枝上，随风飘动；放学归来的孩童，绕着粗大的树干奔跑，笑声惊起枝丫间的雀鸟；年轻人在情窦初开时，伴着如水月光，在榕荫下或低声交谈，或沉默相伴——那身影，定然是一段难忘的青春印记。

古榕树静静伫立在梅林渡口，俯瞰着江面潮起潮落，看惯往来机影匆匆，早已将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们视作一家。我们既然深爱这些古榕，就该守护住满树的灵动，让它能继续在此伫立千百年，诉说未来的故事。

你我的长征

□黄小名

2026年9月6日，瑞金至延安高铁正式双向开通。从此瑞金和延安，一个起点，一个终点，连在了一起……

回望那条路，如此的漫长，像条红飘带，蜿蜒在版图上。想象出发时的你，该多么年轻，因为信仰，忘了悲伤。

重走那条路，重温你的梦想，窗外闪过的，焕然的新气象。假如今天你还在，该多么欣慰，每帧画面，都是你要的模样。

从瑞金到延安，一场生命的怒放；你走的每一步，时空里久久回荡。追寻曙光的人，都变成了太阳，给我们温暖和力量。

从瑞金到延安，一程精神的大量；你许的每个愿，都已经如愿以偿。无论是映山红，还是那山丹丹，一样的开在我心上。

路(外一首)

□徐海诚

没有人走过这条路，但他们走过去了。路是在脚下长出来的——像草，从石缝里挤出来；像火，从灰烬里站起来。苦难没有名字，只有体温。信念没有形状，只有方向。他们一个跟着一个，把自己走成了路标，让后来的人，即便在夜里也能认出天亮的方向。

红杜鹃

滴水壑的石头上，脚印还在。山洞里蛇骨的形状，还能拼出一个饥荒的黄昏。红军医院的旧址上，草已长得很高。每年春天，杜鹃花准时开，像一支没有番号的队伍从山坡上列队走下来。

从于都河到延河水

□葛南昌

那一刻，我的眼眶热了。

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，我们也珍藏着许多双草鞋，其中一双绣球草鞋，是镇馆之宝——那是于都姑娘春秀连夜编好、送给红军战士谢志坚的定情信物。渡过于都河时，谢志坚把它揣在怀里最贴近胸口的位置。

从于都到延安，同样是草鞋，一双来自九十年前，一双就在眼前——它们像两个沉默的标点，为那段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远征作注。

我从事展陈工作，常思考如何让文物“说话”。此刻，这两双草鞋隔着时空完成了一次无声的对望——这便是最动人的陈列。它们不需要解说词，磨破的鞋底就是语言，断裂的草茎就是故事。一双承载着故乡的泥土，一双沾满了异乡的风尘。

登上宝塔山，俯瞰延安全城。宝塔巍然矗立，沉默如守望者。当年，历经千难万险抵达这里的红军将士们，第一眼看见的，应该也是这座宝塔吧。我们站在塔下，请讲解员帮我们拍了一张合照。出发与抵达，在这一刻同框了。

晚餐后，我们观看了大型红色历史舞台剧《延安保育院》。

当舞台上保育院长红霞在危急关头将自己的女儿托付给放羊老汉，把生的希望留给更多孩子时，台下许多人都落了泪。我想起红军长征出发时，多少母亲送别丈夫，多少

百姓送别子弟兵——《十送红军》的歌声里，每一送都是一次不知归期的告别。同样的离别，同样的牺牲，同样的“舍小家为大家”。

剧里有一句台词让我久久难忘：“孩子，妈妈不是不爱你，妈妈要把爱给更多的孩子。”——这何尝不是当年那些告别亲人的红军将士想说的话？

返程前，还有一件此行的重要事项要完成——在两地文旅部门见证下，于都与延安签署红色文旅战略合作协议。当双方的印章落在纸面上时，我想起了G3998次列车——它就像一条钢铁铸就的红飘带，把两地连在了一起，为红色研学交流、文旅深度合作、老区协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交通支撑。

当年，从中央苏区出发的他们，拼尽一切，是为了让后人不再走那条最苦的路；今天，坐在窗明几净的车厢里的我们，或许就是他们当年在篝火旁想象过的那个未来——一个他们未曾抵达、却用生命为之铺就的未来。

回程的列车上，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黄土高原，我心里默默地想：九十年前，先辈们用草鞋走出了中国革命的希望；今天，我们用高铁续写着长征精神。作为文博工作者，我确信，我们要做的不仅是保存历史，更是让这段历史与当下对话——让于都河与延河水，在每一个参观者心中，汇入同一条河流。

那条河，叫初心。



落日熔金

刘志尚 摄